



(台湾) 光 泰 著

悬崖上的花

悬崖上的花

〔台湾〕光泰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6 号
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号 930068

责任编辑:源泉、郁喧

封面设计:吴建群

悬崖上的花
〔台湾〕光泰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75

1993 年 9 月第一版 199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106-00892-3/I·0073 定价:4.8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多角恋爱为线索,揭示了情场、商场、赌场、杀场的卿卿我我,恩恩怨怨,纠纠葛葛,是是非非;悬念迭起,妙笔生花,摇荡心旌,引人入胜。

不仅以流利抒情的笔墨呼之欲出地描写了台湾及香港的市俗风情,人际世态;也巧妙地借女主人翁大陆之行的艳遇,意蕴深邃地为尘世悲剧营造了一个出奇不意的彩色结尾。

作品构思精巧,结构严谨,耐人寻味,不愧为一部风靡港台言情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1

太阳好大。

林权一个人浪荡在街头。

现在是正午十二点。

林权把揉捏得字迹都成糊黑的报纸丢在垃圾筒里。

整个上午，他依报上的分类广告逐个去应征。

但是没有一项工作是他能做的——

服务生；他已经超过二十五岁。

保险公司；在台北，他人生地不熟，怎么拉保险？

房屋仲介、汽车销售都不适合他。

唯一的一家保全公司，却要他填资料，三天后通知他。

林权知道，他们要先查他的底细。

于是他填了个假地址离开了那家公司。

地址？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填？

他现在才了解，什么叫潦倒。

潦倒就是口袋空空，时间太多，前途茫茫。

正想通过一条马路的时候，一辆白色的轿车差点撞上了他。

也许是柏油道烤得冒出了白烟，也许是正午的阳光刺伤了他的眼，更可能是这一幕千钧一发的情景，林权被突如其来的汽车紧急煞车声吓倒了。

他一动也不动的站在路当中。

白色轿车的车门开了，一个女孩到他面前——

“你没事吧？”

林权用双手按着他的太阳穴。

他两眼昏然，头痛欲裂。

女孩对后面的座车挥动着手势，搀扶着林权到马路边——

“我刚刚真是被你吓坏了，你没注意红绿灯吗？”

林权这时魂魄才飞回来，他苍白的脸蛋露出了勉强的笑容——

“我在想事情，所以——”

“你真的没事？”女孩关心地。

林权摇摇头。

女孩于是离开了他。

正当她打开车门准备进车内的时候，女孩发现林权依然站立在那儿，两眼深闭，一动也不动地。

女孩摇了摇头，再次走向他——

“你到哪去？我送你。”

林权张开了眼睛，这时他才注意到阳光下的这个女孩有张漂亮得出奇的面孔。她皮

肤白净。

一双蕴藏着笑意的眼瞳，温柔亮丽。

她一身粉蓝，蓝得就像是天上的云彩一般。

她要送他，但是林权连自己都不知道上哪儿去？她如何送他呢？

但是眼看这么漂亮的女孩，虽然他被刚刚那一幕吓得惊魂甫定，出于一个男人的本能，他还是随口说了一个去处——

“台北车站。”

“上来吧！”女孩对他说。

林权于是坐上了她的前座。

女孩的车，飘来了凉凉的冷气和淡淡的茉莉香。

“你好像有心事？”

车子发动了，女孩这么问他。

“嗯。”

“你不是台北人？”

“我住台中。”

“你知道吗？台北的车祸一天之中高达十二件，所以不论走路开车一定要小心。”

林权刚刚是在西门町，因此不到五分钟，女孩就送他到了车站。

“谢谢你。”

打开车门的时候，林权对女孩这么说。

“不客气。”

“不知道能不能留你一个电话，下次来台北看你？”

女孩笑了笑，然后在纸上写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范舒文，7843548.

女孩并没有问林权的电话。

林权知道，女孩不过是刚刚马路那一件意外，出于友善的关怀而已。

她送他到车站，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绿色革命。”

“现代传奇。”

“谁愿意自己孩子成为都市弃婴？”

一下午，范舒文趴在办公桌上，为了公司在内湖新推出的一批工地，思索了不下二十个广告诉求。

但是没有一个是她满意的。

“我希望这次有更新的创意。”

周二开企划会议的时候，总经理袁苏特别对他们这个部门的人说：

“这批工地主要的销售对象是在东区上班的雅痞，所以，你们最好多加点人文主义色彩。”

文艺复兴、环保意识，都是近年来用烂了题材。

更新的创意？

总经理说得轻松，但是对范舒文来说，却是件绝对伤脑筋的事——

“下班后要不要到‘我家’去？”

“我家”是公司附近的一家茶艺馆，每当

有新案子，他们这组的人都会集结到那儿，一方面借浓茶减轻工作上的压力，一方面大伙在那儿也可以做些“脑力激荡”。

听到虞主任这么问，范舒文就对虞立新说：“我还是回家想吧！”

范舒文把一大堆资料及文案往皮包里塞，然后打完卡走进电梯。

自从和黄介民分手后，范舒文的生活有了极大转变。

她放弃了依赖、等待，学会了完全一个人独立生活。

四月九号那天对她来说，简直像是死掉了一样。

一段三年零两个月的恋情就这么结束了！

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心死却可以令人脱胎换骨，成为另外一个全新的人。

范舒文的情形就是这样。

大学一毕业，她就认识了介民。

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她的精神以及肉体就被介民攻陷——

“我爱你——”

第一次他们肌肤亲密的时候，介民就在她耳边这么呢喃道。

这就是爱吗？

舒文怀疑。

但是她慢慢习惯了介民，也习惯了他爱她的态度。

每次见面，介民都会要求和她亲热。

她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是肉体的吸引多？还是精神的依恋多？

很明显的，介民重视的是前者。

否则不会在他们之间又出现了另外一位女孩——

“我是不是很邪恶？为什么碰到女孩都想做那种事？”

介民坦承地对舒文这么说。

无疑的，他已经跟那个女孩发生了关

系。

舒文当然不愿意跟另一个女孩分享他的爱。

于是没有争吵、没有眼泪，舒文很理智的与介民分手。

分手后，舒文学会驾驶，也搬离那栋位在景美的房子，她上班不再期望介民送她。

她要过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

舒文刚刚踏出公司大楼，一个男孩的声音就响自她的身后——

“舒小姐——”

舒文回过头，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孔。

“你还记得我吧？”

天啊！舒文想起来了，他就是那天那个她差点在十字路口撞到的男孩——

“你好！你不是回台中了吗？”

舒文记得那天她是送他到车站的。

“我又回来了。”男孩羞赧地笑了笑。

“怎么找到这儿的？”快一个礼拜了，舒文于是这么问他。

“我打你上回留的电话，你们小妹告诉我你公司的地址。”

林权点点头。

凭良心说，林权不算漂亮，长相甚至还比不上介民。

但是他却有股说不出的帅气。

这个帅气来自他生活的磨炼，以及十足阳刚的外型。

是的，林权一百八十公分的个子，肌肉结实，挺直的鼻梁代表了他的坚毅不驯。

这种男孩摆在那里，都足以吸引女孩。

难怪那天舒文的惊慌中没有因为没撞上他而像一般驾驶人一样地扬长而去。

虽然，基于道义，舒文是该停下车来看看惊吓中的他，但是更多的理由，是他挺拔的外表吸引了她。

更何况心灵的空虚，舒文实在也想多认识个男孩啊！

因此舒文不但送他到车站，还告诉了林权她的电话——

“吃过饭了吗？”舒文问他。

“还没有。”

“走，我请你。”

“不好意思。”林权红着脸。

“应该的，这儿是我的地盘，我附近大小餐馆都熟。你生鱼片吃吧？”

林权点点头。

“那我们去吃日本料理。”

“你是做什么的？”

舒文带林权到巷道内一家日本料理店，上菜的时候舒文这么问他。

“我原来在一个生产电动游乐器的公司做销售员，现在准备来台北重新找事。”

林权老实地告诉舒文

“电动游乐器？很热门的一个行业嘛！”

“嗯。”

林权斯文地——

“我做不到一年，的确赚了不少钱。”

“现在打算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林权喝了口冰啤酒——

“我正在找。”

“台北熟吗？”

“不熟。”林权笑了笑：“光到你们公司，我刚刚就差点搭错车子。”

搭错车子？

他既然赚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舍不得坐计程车呢？

“我还没打过电动玩具，待会儿带我去游乐场教我玩，怎么样？”

舒文随口兴奋的这么说，没想到林权立刻收敛了笑容，说出了一句令舒文百思莫解的话：“我不会再碰电动玩具了。”

是原先的工作带给他太多不愉快的经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使他不愿意再接触电动游乐器？

舒文不想探究竟，毕竟他们今天才第二次见面。

吃完了饭，他们就找了个地方喝咖啡——

“我听说台中的咖啡店很漂亮？”

舒文带林权到松江路一家庭园咖啡，这么问他。

“嗯。不过我很少去。”

“你平常都做什么消遣？”

“我工作很忙，要到各游乐场推销机器，所以没什么闲余时间消遣。”

咖啡厅飘浮着轻柔的音乐和浓郁的咖啡香。

舒文望着他，想起了介民。

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男孩。

介民热情，林权却带着几分畏缩的羞涩。